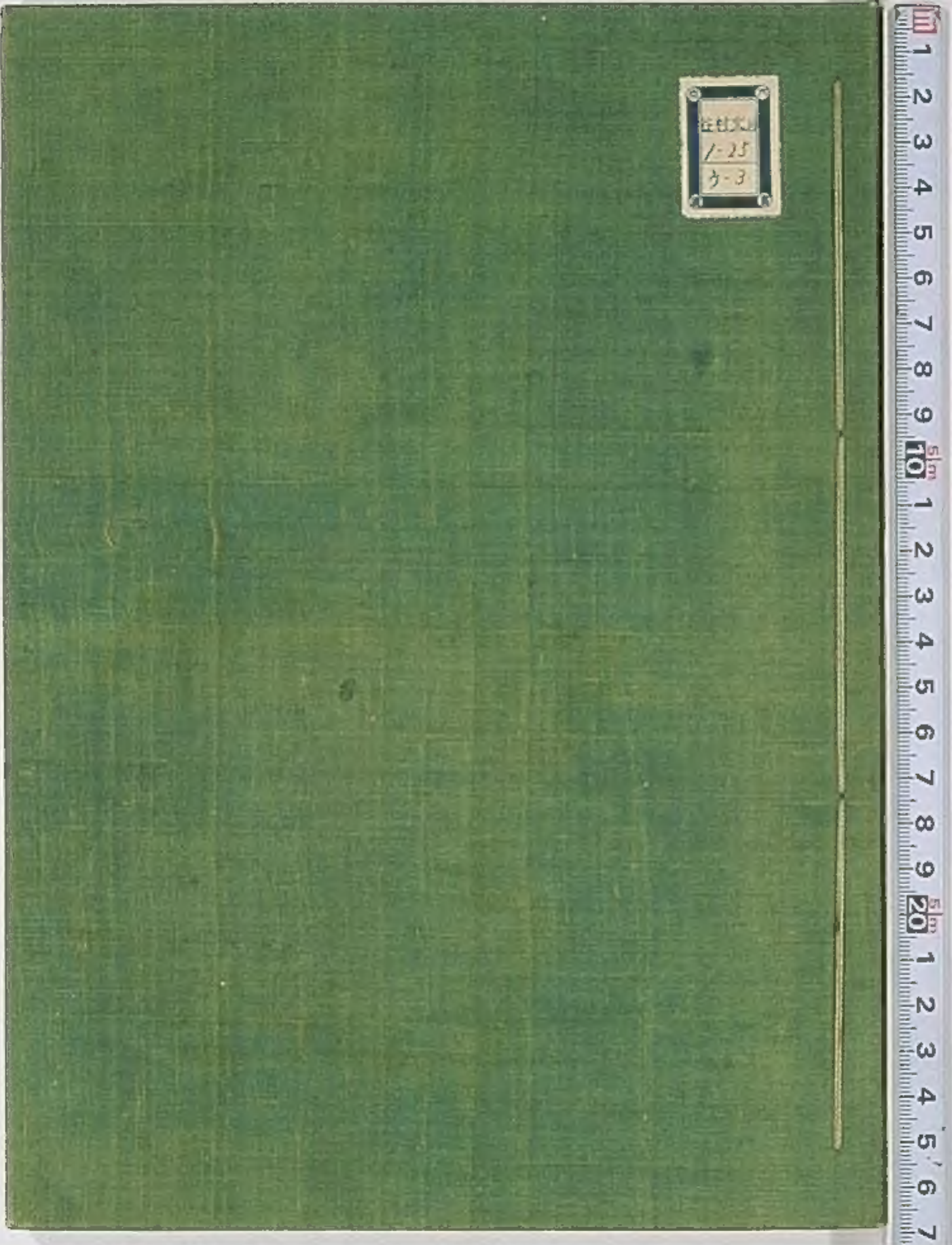


t017









##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西印度堀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廬擔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瑫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已上二十  
九人見錄



韶州祇陀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真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善快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宗一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玄指禪師

曇瑤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義興孫菩薩已上二十四人無據錄語句不錄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瑒武德中

白籍山曰於所居之北起門戶而作百姓附名於官籍曰

家即和切  
負負也

父五大切  
禮禮曰七十曰老  
半半曰父  
緝緝七入切  
緝緝也

元禪作山

左官子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長  
家尤貧實師稚采以給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  
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  
師處告其母以為法桑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僧士劉志略結  
為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  
即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我即請問尼  
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  
鄉里者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  
寶林古寺舊地眾議營繕師居之西眾霧集俄成寶坊師一  
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  
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  
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  
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



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聞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云幡動云風動往復疇昔曾未契理師尋容裕流轉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翊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眾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三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末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王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眾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眾師具戒已於此樹下

言曰乃梳  
佳梳微也  
言當戒  
懼萬受  
之微

明  
暗  
明  
暗

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眾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縑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忠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



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元始生死憑何  
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  
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  
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  
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  
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  
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  
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  
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  
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  
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綃絹五百匹寶鉢一口二  
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  
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一日

師謂眾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  
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生  
種種法生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三昧三昧一行三昧  
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  
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  
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具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三三昧如地  
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是我今說法猶  
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  
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  
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  
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  
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



元寸作尺

締結計及  
皆不辭  
皆禪家之  
盛者恐言  
黃帝非休之等亦不一定也

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  
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又有蜀僧名  
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  
真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  
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  
舟楫時大眾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  
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  
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年當有  
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  
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  
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休  
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

鞠居什切  
同也  
金大悲山云  
金姓大悲  
此僧稱俗姓  
也庚子受  
新羅僧金

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  
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月十三日入塔壽  
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  
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國屈陶布也翻本緯華  
宗賜磨衲寶鉢方辯胡吉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  
壬戌八月二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眾驚起見孝子從  
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  
史抑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  
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  
千今取木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  
谿問師上足令鞠曰如何處斷鞠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  
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  
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其有各賢贊述及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



梗者磁  
請之至今  
住一病也  
碍塞於路

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宋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  
衣鉢七日勅刺史楊城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  
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  
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失後或  
為久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覺禪師塔曰元和  
靈照 皇宋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輒  
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 制興修功  
未竟會

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滅  
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  
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為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  
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

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為曰  
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  
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邪曰  
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九然空坐於  
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  
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  
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  
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  
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  
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信受以偈  
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人法海者即  
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荆南當陽山玉泉寺奉  
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  
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  
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  
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復還爲吾  
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  
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  
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  
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  
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  
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  
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  
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一偈曰五祖

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擔山時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盛行  
于世略曰師住匾擔山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  
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響響莫可  
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  
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  
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  
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  
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往  
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怠及遇六祖祖問人策禪師遊  
歷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慰其遠來便垂  
開挾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

山云行者難  
歸首之竟  
也或云過

扶或作泥



河北檀越士度忽聞空中有聲曰墮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河北開化四眾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道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立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二遍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

不可思議緣  
出世因

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父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



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  
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  
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  
若不肖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  
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  
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  
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  
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永不釋卷從晝至  
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  
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  
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  
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

而不曾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  
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  
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  
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  
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  
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  
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  
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六七果因轉但用名一無礙性若於轉處不  
留情繫與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成所作智轉第六識  
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  
鏡智即六七因中轉五果上轉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  
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言  
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任俠便者  
曰李希為  
一有名如  
淳口字信為  
任同是非  
為俠所傳  
種行列里  
力折云辰  
者也又曰以  
義承人之  
皆信言任  
輕衣重義  
曰侯胡類  
之不以權  
力板顯公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  
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  
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  
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  
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即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  
劍不正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  
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  
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首肯道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  
憶祖之言遠來禮觀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  
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弟子  
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之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  
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白和尚  
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

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  
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今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五智者  
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  
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  
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  
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  
即物物皆有自性空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  
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  
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徧見而顯  
說真常真我具淨汝今依言背義我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  
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  
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  
執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

春池執礫  
出是經  
死常者不  
無異二第



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日參  
本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  
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  
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  
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  
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  
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具  
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體圓明即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  
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  
今示汝一偈曰不見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法守空

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  
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  
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本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  
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來了對曰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  
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  
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  
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  
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  
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二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  
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

三菩提  
一行  
清性者乃法  
本性也



為作或  
為無作

生即求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  
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  
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  
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客生死耽著世樂汝  
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  
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  
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利那無有生相剎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  
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  
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求不生斯乃謗佛毀  
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  
為斷諸求一乘人自以無為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  
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

蘊中我且亦色蘊中我且亦色是我則色有我分中色色中我我

道三陰理  
樣生我  
過現也

春或作別

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象二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  
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  
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  
少分師聞偈踴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  
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新春謁  
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  
理以能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  
集成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  
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母  
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



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爲  
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  
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曰  
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選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  
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  
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住吉州青  
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岳老頭和尚也問曰和尚百年  
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  
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坐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  
故尋思爾第一坐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  
言其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舍龍直詣靜居師問曰子  
何方而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  
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

未

和尚自曹谿行什廣時至此同

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  
衆角雖多三麟足矣遷又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  
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師乃  
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  
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有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  
莫全生罪學人師曰不解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  
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鉢斧子與汝住山遷  
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喜  
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求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  
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迭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  
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尚許鉢斧子便請  
取師垂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南嶽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







將下計

祖

九能任作  
所任

相何壞復何成。夢家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揔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人得吾眉。善威儀。人得吾眼。善顧盼。人得吾耳。善聽理。人得吾鼻。善知氣。人得吾舌。善譚說。一人得吾心。善古今。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間。非遇上根。且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鏡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師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護得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開化。在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僧去。去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知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言。過謂師曰。馬師去。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益。舊契師然之。天寶二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師。

師最勝輪之塔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十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白體即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二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子者輻湊。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卓然而立



九過上有  
廣字  
五種起心  
故起惡可  
接起別生  
吊靜  
六種料簡  
識病後果  
對治後過  
生後是非  
後正動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  
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橋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  
識軌儀若三業情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橋奢  
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橋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  
今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  
第四已檢責身口今意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  
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  
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  
婆舍那頌也 優畢又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慧今不沈動使  
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  
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  
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無

不窮窮理在事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  
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然空復悲遠學虛  
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  
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  
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  
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忌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  
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二言法爾者  
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一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  
馳窮之則唯寂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  
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離銷佛眼之功圓著  
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  
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  
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







牛歲恭  
常春藤  
大觀本  
唐大室  
道士  
四有  
得千  
三  
通使  
庭  
造

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宋朝淨化

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  
受記諱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二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  
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  
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景師未使歸朝足可咨決貧  
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邪  
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  
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  
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關  
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勅住  
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

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  
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答曰  
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  
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  
摠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不為師曰山僧身心本來  
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  
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  
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  
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  
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  
為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  
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  
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避



不見一法即  
如美方得石  
為觀世音

帝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三大如是三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是禪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內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第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又有真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度二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

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是假名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心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強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強修道本無作大德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合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閑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



只寧者  
只麼

佛云妄妄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師曰  
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言其亦何曾有故故知真  
妄摠是假名三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言既  
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其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  
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妄公慙伏  
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推真其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者問  
曰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而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  
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  
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報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  
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善  
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  
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悟從

前谷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  
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言夢時不可言無既覺  
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  
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閑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  
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閑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  
亦無別路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屆于河朔有智隍  
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  
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  
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  
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  
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  
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



在銀子

賈者利俗  
字也  
監柳者  
位也

史記李陵  
曰陵食孤恩  
漢亦負愧  
或作李陵



如師曰汝  
如是吾亦  
如是吾亦  
如是吾亦  
振錫

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遮是師曰  
皆後底南泉便休長慶後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  
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  
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如南泉休去為出當  
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匝於師前振錫而立  
精出去師每示眾云禪宗與子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旨  
心源不了義者至不相許如獅子身蟲夫為人師者若涉  
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  
所負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二  
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  
見佛性問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  
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  
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  
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淨此後若為

福智

毛起微知  
即是出情  
減出塵思  
也

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方虛空  
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  
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  
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  
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漬行者問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  
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  
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  
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  
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  
執所以不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蓋何  
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無  
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怎麼即  
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



元三師在  
後得何法

十身者  
着弘微  
報住持  
梓淨信  
真三昧  
道性如  
出學  
二無師  
特讀  
生不令  
部也

華嚴云清  
法山文  
利有萬  
薩春  
局說

相中書目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  
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  
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又問如何  
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這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  
來文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虛頭上行曰此意如何  
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  
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眼目  
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  
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  
與紫璘供奉論義既升坐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  
竟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師下坐二日師問  
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會迷否曰不曾迷  
師曰用覺作麼無對又問如何是寶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

然姓  
名官  
然元  
作  
指  
虛底

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師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善權曰學人不曾師曰大悲千手  
眼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  
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  
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所無縫  
袈裟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負道去後有  
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歷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  
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  
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  
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  
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  
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人識主試



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人最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滅塵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眾曰吾有一物託項無尾無名無字無芥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原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原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戒後三年間曹谿頽首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眾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眾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年建塔於洛京龍門初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歷五年賜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般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

卧輪六祖  
偈云輪於六  
祖下而今道  
而不載故錄  
在門弟子之  
下也

不起菩提曰日長本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此偈語方多難故附於卷末以助諸非名師住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延文戊戌重刊于  
成州東山天潤菴

藏  
經  
閣  
藏  
書  
印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江西道一禪師

人見錄姓馬時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上三十六人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泐潭山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顰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傳燈錄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縣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禪門規要

鎬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姥山篠然禪師

華州伏棲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揚州棲靈寺智通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京兆懷鑄禪師

虔州法藏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河中府保慶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大會山道晤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震旦一魚別路只是直也要假一脚下行達摩法後徒金鷄一點米後宋人知特而多

義興勝辯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已見三十二人每攝錄語有不論

懷讓禪師第二世

江西道一禪師洪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兒奇異半行虎視引舌

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

律師唐開元中一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

唯師密受心印

南岳之禪場也。而具此法。故禪師之盛。始於二師。則禪之在西。至大。表。明。且。雖。無。別。路。要。假。一。腳。下。行。金。鷄。一。點。米。後。宋。人。知。特。而。多。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

自建陽佛迹寺遷至臨川友至南康龍興公山大歷中隸名於

開元精舍時連師路剛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

雲集坐下口誦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

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

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

无短作况  
會心本也  
羅漢寺出  
連師禮記  
千里之外  
五國以爲  
二有十國  
連三有師

十方一僧  
馬杜什部  
縣人

唐長安相  
足下千物  
輪之相併  
十二相也

或作交



三寶唯心心  
外及別  
佛及眾生  
是三三三  
別

二種名暗  
止與暗未  
也

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文云夫求法者應  
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  
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  
象之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  
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  
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  
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思地隨時說菩提  
亦只寧事理俱無悶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  
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  
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  
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  
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  
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

元小師作就

竿木隨身  
山平木老  
作雜戲二  
器不作戲  
之人不暫  
離身也

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  
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遮箇爲當別有  
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時迴  
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  
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卻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  
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  
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  
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  
嗑嗑隱峯又去石頭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嗑嗑隱峯又無  
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  
短問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何不開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



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泰講得經論二十餘  
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聲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  
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  
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遂辭出門  
師召云坐主彼即回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洪州  
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  
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  
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  
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  
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跣趺入滅元和中追謚本寂  
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大覺禪師○按  
懷讓禪師第二世上馬祖法嗣

元寺茶毗於石門而建塔也至中興沙汰後大中四年七月  
宣宗勅江西觀察使裴休重建塔并寺賜額寶寧

懷讓禪師第二世上馬祖法嗣

知覺者見  
開元初也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  
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  
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  
海白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  
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  
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還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  
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  
呈馬祖祖覽訖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  
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  
尚者因馬祖  
示出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  
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淨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言是即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禪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坐來曰二十餘坐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豈言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白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坐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

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來乖疎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坐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坐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白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心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且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



如狂狗野馬  
師一出世  
持經廿六  
性法者自性  
法也  
元作教音  
玉經

省過而心猶憤然見其法門深遠易來他處改中國觀云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  
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野馬師子戲人經律  
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  
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  
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  
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知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  
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問其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  
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  
藏真其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  
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  
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  
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  
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

授神廣  
記曰按元  
君聖紀經  
太上老君  
居大清境  
乃元氣之  
祖也天地  
之根本也

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  
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二兩人文  
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有源律師  
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  
來即眠曰一切人恁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  
也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  
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  
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  
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  
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  
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  
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綠葉黃華無非般若黃

生法而說



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  
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盛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  
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  
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其心緣於善惡  
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  
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今有智否尋玄  
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  
師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其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  
感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  
物高恩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  
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  
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  
躍禮謝而去

此下在卷九卷百大山惟政權師傳  
今移入在第九卷百大山惟政權師傳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擲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  
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  
乃悟云謝大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  
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  
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南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  
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未南泉行數步  
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回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未日普請擇  
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  
著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

○莊子云顏  
回挾策  
聯灯生  
名譽



次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

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

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盡有云人

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眾生爲什

麼不病曹云眾生若病即非眾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

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

云好箇阿師莫愛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要置即不置又僧問

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

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

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白獵

訓蒙取弓曰弋取獸曰獵也史記獸三爲羣人三爲家

先曹山本  
和禪師  
攢簇  
山云此說不  
符又云仙  
病祖病  
病病一  
切有情亦  
病  
因梓後  
山云不是  
說此

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前射幾箇曰一箇祖曰

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箭射幾箇祖曰

一箇射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

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

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披祖出家一日在厨中作務

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迴入草去便把羣孔拽

來祖曰子其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射機師問

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

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

西堂鼻孔拽西堂作急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

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

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拍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

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拍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



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山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

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開化建陽居傳禪師往謁之尋

遷於南康龍興寺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

玉石潤山秀壘益波道業遇可居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

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

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岵見有石方正坐然紫雲色焉此

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

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

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

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客作漢問怎麼事怎麼于公

失色師乃拍云遮箇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又問如何是佛師喚

于頓頓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傳康懷遠云紫玉山云師移居此山也傳云和尚元和中紫玉山云是牛意

頓徒歷劫好只

元和

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觀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

瞻禮師以兩手撥切目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道莫禮亮云

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

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蒲禪師傳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

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

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

來去為眾生去清淨其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

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年言無法說山

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

傳第六

七



師堂御制  
道遠承  
任公此言  
教如理堂  
之可重也

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  
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  
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  
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  
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  
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  
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  
與其申已相看處師云心無閒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  
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  
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  
可道你是也

仙史門中不捨一區

州州鄧村自清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

如此遮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  
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人僧云如何即是  
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答師云若是  
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師曰謂衆白  
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  
句師云宜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  
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立然後謝戒了却  
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  
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  
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  
云壁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應西邊喚嶽嶽  
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壁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

山云印子  
印成不  
失之字  
精用也



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與汝相見了。壁言如雞與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策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色當時若不得仰山，還有語句處，有中也。此等事，手佛性義在什麼處？云：若不足，仰山爭得見中色？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色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少歲離家，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二大士為角立焉。之二士隨侍馬祖，既月次，祖曰：正任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祖曰：經云：藏禪歸海。馬祖上堂，大眾雲集，方升坐。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曰：誦馬祖法堂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云：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云：你已後將什麼為人？師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挂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自此雷音將震果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往大雄山，以居處巖巖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其月，公參

問西堂，以持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早以用高，山前師掛拂子於此，心相投成，一喝上，上住，言是龍

知虫蝕木 方語住 不知是 非字 令當 作今

之賓。四方磨磨至，即有鴻山黃蘗當其首。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黃蘗聞舉，不覺吐舌。其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作麼生？日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口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鴻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所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令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眾曰：我要一人傳話。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師云：汝作麼生？傳話。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與鴻山作務。次師問：有人也無？鴻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鴻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



隨文取義  
像法華經

一合相不可得  
壞假合而得  
實相不可得  
不實覺也  
大乘教悟  
法一以應  
詳見合

五欲色聲香味觸  
八風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利是遠凡  
衰是遠凡  
毀是遠凡  
譽是遠凡  
稱是遠凡  
譏是遠凡  
苦是遠凡  
樂是遠凡

六根塵境  
舍心入

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其申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  
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鑿地次忽  
有僧聞飯鼓鳴舉起鑿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  
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  
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  
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  
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  
爛却作麼師問舉乃云從來疑遮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  
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眾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之終日喫  
飯不道飽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為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  
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  
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  
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

無家活  
雲他老  
生計也

靜

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  
取捨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取捨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  
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  
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  
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摠盡不  
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  
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  
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  
無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  
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  
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  
干懷塵離食接命補衣禦寒是元元如愚如龍耳相似稍有親分

中得法



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  
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  
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  
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  
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  
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問問如令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  
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  
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  
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即  
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河沙無  
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  
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悵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  
理時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

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  
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為縱  
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所見重受生都無自由分  
龍畜良賤亦摠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  
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中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  
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  
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  
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  
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

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  
明理人邊教此是墮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  
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  
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

達臨此云智  
論美望外典  
宗門三句在  
法界水中  
今用此法中  
意中云句  
中云也

如

五句外  
亦有見  
如也



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  
去如賤使責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為金爰  
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  
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迴自師云是什麼  
目是馬百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  
大下堂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磨 苦粉切春秋傳付來諸  
侯也者至性應有也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  
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  
布化元其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梵摩教為隨行邪即小乘教也  
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  
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  
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

博約  
論語

指掌

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為化主即處於  
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  
親囑授當代為尊也所裏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  
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施架挂搭道具即必斜枕牀唇右脇吉  
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假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  
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閑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者上  
堂升坐主事徒眾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  
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雖運也行普  
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消領一人管多人管  
事令各司其局也主殿皆曰為寮舍皆此或有假號稱形混于清眾并  
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挂搭擯令出院者貴  
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鉢道具遣  
逐從偏門而出者不取辱也詳此條制有四益不污清眾生

十務  
西班十  
人也



人領也  
班謝也  
爭罪曰  
爭財曰  
大訟

恭信故

三業不空不可共住非律合用梵地

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

法眼後

三不擾

公門省

獄訟故

不洩于外

護宗綱故

四來同意平九執辨

之常說今像未竟得全無但見僧有過便而例

惟百丈林格式量重區分且立法防效不為

之益其大矣哉

禪門獨行

由百丈之始

今略叙大要

備示後代

今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杜橋此公默摺也 六群出淫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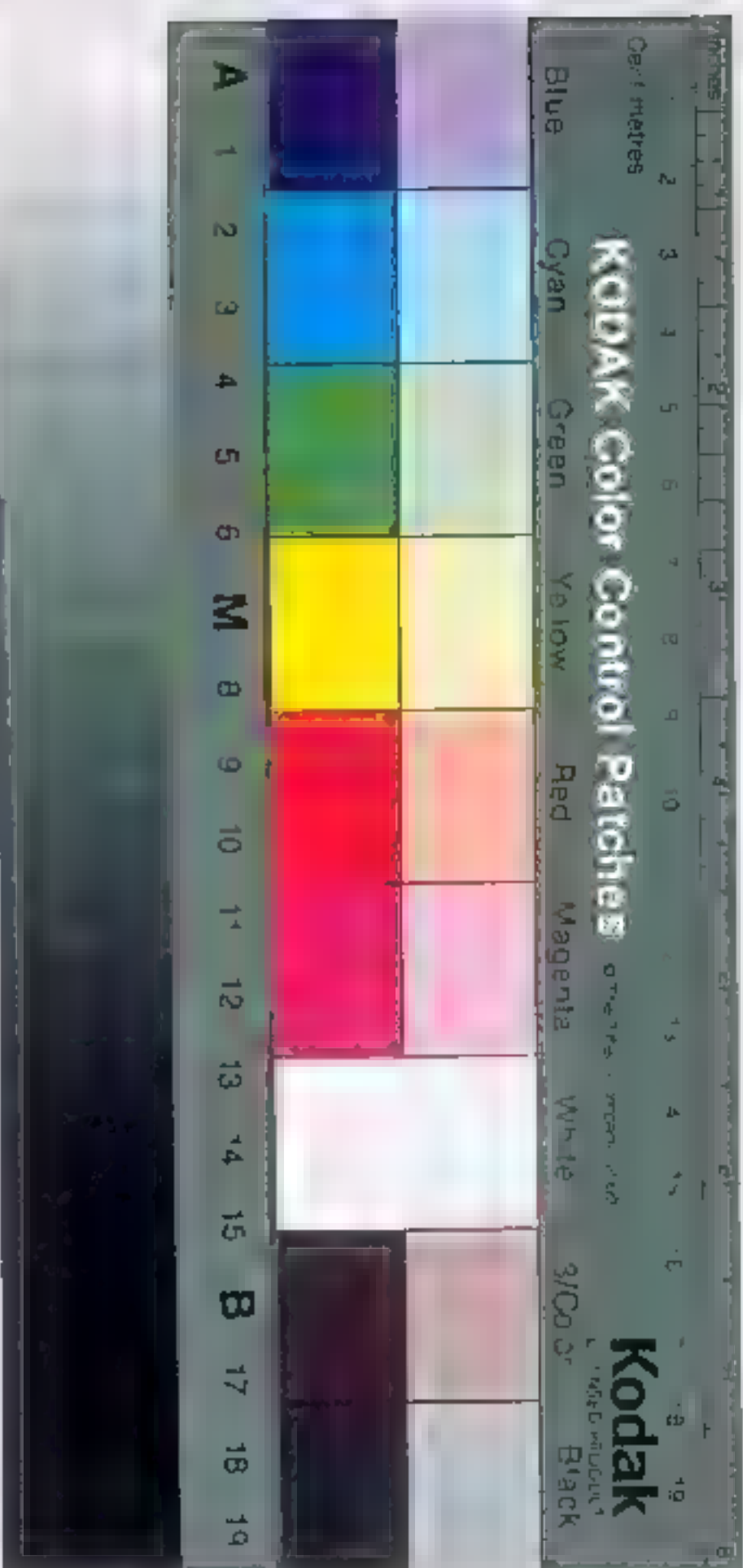












t017









##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懷讓禪師第二世中四十五人馬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諸涇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封山洪濟禪師

練山神翫禪師



崛山道圓禪師

玉臺惟然禪師

池州灰山雲觀禪師

荊州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慈悲寺良律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南嶽智周禪師

白虎法宣禪師

金窟惟直禪師

台州栢巖常徹禪師

乾元暉禪師

齊州道巖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荊南寶貞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荊州永泰寺靈端禪師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羅浮山修廣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

越州洞泉惟獻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

已上三十八人無機緣請教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項

言小言山五此  
說不得言

山曰火掛多梳  
火之木也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不來三言學人不曾

師曰大眾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

便問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

師打之麻谷無語是慶代

○池州魯祖山雲峯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

者不是僧云如何師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立

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

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辨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

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代云他不飢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同

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言學人云為復

保福問長慶云如魚相節又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這已識於今萬中無一二

陳者  
羅山  
姓也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鷲僧云學人不曾師云養羽候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觀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曾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問師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遮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章屬連師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授袈裟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清汝

九旁修

山云軍中行  
兵見有戲  
角之之動  
是是心

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坐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和尙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曰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自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末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翺嘗問僧馬太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揔過遮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翺翺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書與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不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揔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



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具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元作解

京兆尉韋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太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證見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担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斧徒勞運斤自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人舉之於此其理一也一百丈和尚令亡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

元返句山此  
況不得言語

較類合先  
又小兒履也  
又中履也

來拈師一隻較鞋以衫袖拂却塵子倒覆與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為是真如妄相心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自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是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麼心行 雲居錫士章敬未  
出云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 邪曰離和尚左右  
將入八年師曰辨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圓相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一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示滅建塔于灊水勅謚大覺禪師大寶相

心行大云  
長生一  
歲各  
久矣  
也



之塔

孫台授亂  
人心不足也  
路、即、山、  
太想、也、引、  
作、即、却、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  
孫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猶有文采  
在師云某甲無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  
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却却口醜口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嘗問師大  
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去置塔李尚書問  
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  
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  
是四諦師云聖上二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  
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  
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  
論只遮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

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  
是道平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  
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平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  
隨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  
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  
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  
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其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  
十二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  
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  
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什麼語曰良久又  
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閒如何



三  
山  
心  
地

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隱于伏牛山曰謂眾曰即  
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  
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隋州開元寺示滅壽  
八十一

或作便句

盤山說法  
支莫分爲  
九段亦元  
五段句分  
九五  
傳國量  
命合特斗  
解也所以  
量多少也  
兩會爲合  
十合和等  
年內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如矣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  
在師曰去師上堂示眾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息絕玄機纖塵  
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  
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  
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  
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  
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  
佛全佛即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與子道似地擎山不

心心無知

指說之記漢高帝曰大獵進獸免者利也而金殿指示獸必有人也今諸君徒已得走獸身功約之  
至如青何奈殿指示功人也 漢晉獲免者必指眾者人

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  
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  
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  
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  
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尔無言觀面相呈更無餘  
事珍重師將順世告眾曰有人貌得吾具否眾皆將寫得具呈  
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口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  
化乃打筋斗而出師口遮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  
謚凝寂大師具陳之塔 魏齊回余及人長之

常列曰是  
後今日是  
異分

毗陵芙蓉山木疏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山  
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迺大寂密  
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  
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



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向三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和二年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靈微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拍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麼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勢師云蒼天又與丹干段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遶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

主人勸奉山曰教勸志誠供養之

身轉翹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師一掴師云知汝不到遶箇境界

蓮勝幢  
華嚴經  
二六頌  
衆生作  
法藏法  
一請諸  
仙法令  
正法海  
法藏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乎遂依本郡靈瑞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餅來僧即取淨餅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餅本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失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坐主蘊何事雲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千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曰起拂子云遶箇是第幾種法界坐主沈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







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其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觀作家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太寂問如何是佛太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天台山餘姚南十里梅子真舊隱處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來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師有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

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大梅法常禪師意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上山參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三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親一疎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客問復問師曰聲聞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



盡詩極反  
復痛也高  
各民困不  
其意也

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言是死不移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  
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天寂乃得心  
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開八年至鄞陽山神求受八戒  
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  
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  
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  
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眾生僧云既非眾生豈是佛否  
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  
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  
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  
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  
師如江河誰漢在處立名名雖不永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

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  
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  
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  
病又問無修無念之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  
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  
無明此為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  
見師云汝有我故所以不見白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  
有汝有我展轉不見白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  
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二十九  
歸葬于雷陵西原勅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盡詩極  
湖西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  
既衆僧堂內牀榻為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家去世師常  
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



或你作齊

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眾曰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  
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焉相國崔公登出為湖南觀察  
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  
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苑珠林云師問南  
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真來否泉云只遮  
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二教要代云大似不知保福云此不測也尚此問云云崔  
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  
也無師云有崔云為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為什麼  
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  
山云怎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偽  
山偽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怎麼爭識得他復有  
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裏石頭煖  
即得彼無語語石山代云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

你

勅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龍公山參禮馬  
大師密受心要後住隋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  
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  
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眾晚參師見父上來師  
前道不審乃謂眾曰大眾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拍  
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卧伴作呻  
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  
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云遮箇淨餅什麼處得來師云遮箇是  
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  
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二

什余  
似手反  
誰也  
何種  
到心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  
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



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帶  
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  
向者如何師云有句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  
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師云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問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還  
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赴下師嘗與南泉  
同行後忽一日相別前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  
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遮一片地大好卓  
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鉢便起泉云  
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遮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  
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靴露柱露柱啾啾此凡耳  
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俗官來乃趺起帽子兩帶云還會  
麼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茶次

拓

○師云是你房是我房主云如何是房師曰是起鉢鉢主云如何是鉢師曰是鉢作新鉢鉢主云子戶別依  
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即且買你什物見我新鉢鉢主云是也

師畫圓相圓却一殊語眾云輒不得動著遮箇眾不敢動少頃  
師復來見眾猶在便以棒赴眾僧云遮一隊漢無箇有智慧  
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  
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摩挲呈三師即  
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遮野狐兒師刻草次有  
講僧來參分心有蛇過師以鋤斷之僧云久鄉歸歸示元來是箇  
鹿羅行沙門師云坐主歸茶堂內喫茶云雲巖來參師作挽弓  
勢力巖良久作拔劍勢師云來太遲生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  
為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界時却來遮裏  
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為去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惣  
近前天衆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  
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遮裏  
覓什麼以棒赴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



弟子一經  
指大山云云  
此說一付付  
也敬之者  
有天下大任  
則言其人  
可耐此任也  
如斯人言  
也指置空  
大受之徒  
今切乃師  
也

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  
聞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方能救  
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  
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錯還  
是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容李俛首  
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  
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遮箇措太拳頭也不識李去請師指  
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  
藥手按摩以致目眇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勅謚至  
真禪師

節計人目除之又才與久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懷讓禪師第二世下五十六人

馬祖

汾州無裴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溫州佛嶼和尚

烏臼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和尚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洪州西山亮坐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山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尚

韶州乳源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州和尚

南嶽西園曇雲藏禪師



三靈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洞安和尚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古寺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蒙谿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福谿和尚

浮孟和尚

襄州居士龍蘊已上四

三屋山行明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鎮州金華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江西桂樹和尚

袁州揚岐山甄叔禪師

洛京黑澗和尚

道遙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天目山明覺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隋州洪山大師

連州元堤禪師

泉州無了禪師

泉州慧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呂后山寧貴禪師已上三人無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聞空中言

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有神光滿室俯及半歲行必直視

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誦誦

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終

便能敷演每為眾僧講經般般大部冬夏無廢後聞焉大師

禪門是欲特往瞻禮焉祖觀其狀貌壞俗語言如鍾乃曰魏

佛堂其中心無佛師神呪而問曰三乘文學子相窮其目常聞禪

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焉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

漸也  
併別本  
作甫

山曰昇新與盛  
昇盛漢唐  
春秋天子  
春秋天子  
春秋天子



漢書曰長  
浩線於三  
神尤為劇  
注師言浩  
大也復盛  
言人界之  
後之  
穆如羊力  
當浩之線  
人物繁  
人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旦去別時  
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  
云遮鈍漢禮拜作麼案居錫指云此處是合州正嗣自得言尋詣曲谿禮祖塔  
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維趙四明寺僧眾舉請充兩街大  
德師曰非吾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真重師名行旦夕  
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  
豈吾心哉乃之縣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闕寺重閱大藏  
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重叔經請住開元精舍師曰  
吾緣在此矣縣是雨大法雨乘二十載廣語具并汾緇白無不嚮化  
凡學者致問師多荅之二至大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  
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覺等等贊  
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  
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五爇別

右街右  
街僧錄

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情等曰汝等見聞覺知  
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  
者不了即為境惑或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  
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自無有  
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其餘二即非真常了切尤無物當情  
是諸佛用心要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跣跣而逝余毗日祥雲五色  
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  
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勅證大達國師塔  
曰澄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劍擲空舊本無  
傷莊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  
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他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



宋僧傳云云  
回隋朝相部  
勵律師作  
律師七表  
私云南山疏  
等後出故指  
師為旧年  
禪師山云  
禪師之  
約會四處  
之空之  
或曰南之  
言者於此  
而宗師  
和尚一  
會誰知  
尚也

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高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元毗  
尼篇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  
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日為僧行粥次  
太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遮老漢合取口作這麼語話自餘同  
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越錫于他陽自構禪齋山云下南  
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宣嚮師道風遂與監軍  
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  
方且為鄧匠一日師示眾云道箇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  
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  
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趙出  
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  
趙州禮拜而出是實南泉不語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  
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事知老僧來排

山云  
中官  
朱  
馬

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  
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被鬼神覷  
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是實南泉不語師有  
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  
州云上坐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  
問曰適來論上坐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曰  
捧鉢上堂黃蘗和尚居第一坐見師不起師問長老什麼年  
中行道黃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曰問  
黃蘗黃蘗云為世間白銀為壁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蘗云是  
聖人居處師云西又有入居何國土黃蘗乃又手立師云道不  
何不問王老師黃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  
又別時問黃蘗定慧定慧此理如何黃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



漿水價且置  
山云四水飲  
之義也

昨夜三更失却  
牛山云  
悲下轉語也

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麼摩訶薩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砌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我人僧問師歸文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夫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語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教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教得貓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著又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又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顏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

師向神山  
十五天神山  
折四維山  
師題也  
元作是  
詩云願言  
蓮

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教言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霜舉手云還作麼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賣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師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賣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宋便於圓相中坐齊合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宋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宋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手若打脚打有一坐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二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水云多少坐主便出去先雲居云非師本意先帶山云額也石霜云不為人耳師曰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不恁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說月次有僧便問幾時



得似遮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  
便歸方丈陸直大夫問云弟子從今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  
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  
皆成就師云適來揔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  
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挂師云猶是  
階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  
大夫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  
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爲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  
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又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  
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叉問云弟子  
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鑿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  
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解云坐卧非佛坐卧非佛趙州問道  
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

西人者思  
竭摩天人

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護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  
云佛九十九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  
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二相爲什麼梵音  
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  
日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者磨中心  
樹子維那無話保福代云並未拽磨如今却不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  
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即心是  
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  
下不到掘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  
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  
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仆  
師亦去一邊而卧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往庵時有箇靈  
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似遮箇對



華嚴經  
初地菩薩  
多作四天王

元作羅

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  
尚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直大夫向師道肇法師  
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拈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  
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固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  
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  
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  
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怎麼即彼處  
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拍城門云人人盡  
喚作雍門末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  
夫風化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  
大悲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  
麼師為馬太師設齋問眾云馬太師來否眾無對洞山云待  
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厭良為

欲界  
最下之  
中才地  
徑中說  
得分明  
楊公經  
中亦說

維摩經月淨  
偈云如月  
空止善主

空止善主

幾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遮箇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遮个何  
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相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  
三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為什麼  
妄語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  
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為境麼僧問青  
蓮不隨風火散時是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僧無對師  
却問不思善不思惡思撥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  
止可露出還曾師問坐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  
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擇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  
彈子坐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為復釘釘  
為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  
取僧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學人到



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第二問和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吾將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卒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邵氏特稱邵氏幼若不慧父母

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石頭雖兩盡不捷

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

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遮箇得多少時邪一日石頭和尚刻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剡子向師面前刻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刻得遮箇不刻得那

箇石頭提起剡子師接得剡子乃作刻勢石頭云汝只刻得那

箇不解刻得遮箇師無對相我云還師曰推土車去馬大師展

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

乃推車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

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子師到南泉觀衆

僧參次南泉指淨餅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

老僧將不來師便拈淨餅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

馮山於上坐頭解放衣鉢馮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

見來便倒作睡勢馮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馮山問侍

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馮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

語馮山云莫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江

唐元和中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遣拒王命官軍

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



而過兩軍將士仰觀車符預夢關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  
感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  
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  
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  
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觀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  
彼乃俯近而吐口老兄時昔不循法律死更焚惑於人於是以  
手推之憤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東有及屋下燭光曰榮陽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剛佛也恁麼後  
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  
乃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僧問如何是異  
類師敲碗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衣如白猫兒人婦誤小猫兒  
烏曰和尚有玄紹二上坐從江西來參師師乃問云三禪伯發  
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云又知和尚有此機要師

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祇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便打二信知  
同案無異上參堂去

潭州石霜

龍

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春日雞鳴

僧云學人不曾師云中秋犬吠師上堂云大眾出來出來老漢  
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不消一堆火  
洞山問几前一童子其是了事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燭  
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山曰抽條又云茶已熟也  
山云八月廿八日小僧人月非西丁人重子人

石中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曰來祖云烏曰近日  
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句作  
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  
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曰

本路和尚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云大老公羽  
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爲我與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



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  
翁云居士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曰龐居士來師乃豎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  
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豎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  
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嘔龐公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  
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師亦無語又曰師問居士云某甲  
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  
句居士云遮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  
家作家

亮坐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  
坐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  
祖云心如工役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  
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使出將下

祖云是什人亮

增祖召云坐主亮迴首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遮鈍根阿師禮拜作  
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太  
師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云年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六衆審思惟  
畢竟只遮是

齊峯和尚曰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計箇什麼居  
士適顧兩邊云誰恁道誰恁道師乃出之居士云在這裏師云莫  
是當陽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看看居士云草賊敗  
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居士  
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見父多少居士云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



云何不道七師云才道七便有居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拈教人  
了取目前事作遮箇爲久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遮裏致  
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答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  
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講是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  
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  
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紅螺  
是笑共語問全全不會可憐只解那

字近邊夷度得之流半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壠公橫塘人也姓沈氏年七  
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子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品  
寺後參太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絕師日

策杖披榛而行遇六醉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祥和  
尚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伯將示化乃述  
偈曰八十年来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亦還與  
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無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  
告寂遽于王公堂垂二寸載為山泉淹沒聞人發塔見全身水中  
而浮聞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勿息臭氣遠聞王焚香祝  
之曰可遷龜祥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薰傾城瞻禮本道奏  
請置龜祥大師塔曰靈龜見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  
二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龜祥二墓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  
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和尚如本章述之

四列大星



賴去師云大眾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  
僧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云華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  
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麼如此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云西來的意不妨難道大眾莫有道得者  
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才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  
長壽寺裏受玄不姑不姑資見師見仰山作沙彌時念經師咄云這沙彌念經  
恰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顙視而已

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托子云交人盡有分因什麼  
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却  
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  
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  
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下居士聞之乃令  
人傳語丹霞云何不盪取舉起托子時

托子  
山云茶  
不識之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埋不害居士  
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老老不  
當龐翁師云彼同時文爭幾許居士云龐翁對鮮健且勝阿師  
師云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箇幞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  
已師入茶園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  
云不是老師怕甚公話居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  
茶不聽居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云遮無  
禮儀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在師乃拋却茶籃子便  
入方丈

出鮮  
年少  
徒有  
力也

南嶽西園蘭若星主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  
石頭遷和尚坐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絕頂人罕參訪  
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使沙  
彌師乃拊掌三下南山三種是時師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師古人掛單山且不帶鉢  
彌師乃拊掌三下  
所少請後唐曹公云云如何又向上事僧與對曹山云應請彌師



靈大嘗夜經行次其大衙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  
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木蟬長數丈張口呀氣毒  
熾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  
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語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蟬按首徐  
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大亦衙師衣師語次曰茅舍有  
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嶽得意  
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  
指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  
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為道路師云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將飯供養眾僧每至齋時昇飯桶到堂  
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

僧問長慶古人  
掌喚僧喫飯意  
自如何長慶云  
似因齋要讚僧  
問大光云齋要  
讚僧什麼大光  
便作舞師問  
師云長慶與大  
光是明古人意  
別為也

分析今問上至每日持手事跡時來送去時為常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舞舞別來若  
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曾行脚眼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慈惠是  
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事  
請師道曹山云渡我兒婢子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  
為閑利未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  
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  
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鎮日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  
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口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  
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  
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口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  
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谷山却過  
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真事







數渡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云只為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麼處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遊裏什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示眾曰君等靈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有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非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此山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濠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汝且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却信得及問本分

事如何體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却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選師他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卧街僧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提掇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云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師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處去洞山云流無定止師云法身公流報身公流洞山云掇不作此解師乃撫掌

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

道遙和尚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鹿西問云念念攀緣心



永寂師云昨日晚閒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云不知  
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摹口打西使出師告大眾云頂門  
上著一隻眼

福壽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師  
云山僧耳北凡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些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  
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僧云  
得甚麼顛倒師云今日合與山僧手裏棒僧問緣散歸空空  
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諾師云空在何處僧云却請師道師  
云波斯與胡椒

說不得一方法

洪州水老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臂蹋倒  
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大奇大奇百十三昧無量妙義  
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原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  
自從一喫馬師蹄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

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扣其僧僧便禮拜師打云  
遮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  
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田  
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閒更有冤  
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也後有  
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  
恁道笑云主老師猶少機關在在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  
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  
因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對婆云倚死禪和如麻似  
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遮臭老婆問教口啞  
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遮箇倚死

使死種和  
山云言死使種  
種和文云不  
通變人不識  
持要之人

後僧



无作我不  
雲水未

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  
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云痛婆聞趙州此語合  
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  
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頌送婆行婆云  
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婆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  
答趙州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處有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  
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恁麼即婦  
子放却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  
因參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閣梨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  
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  
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為  
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為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實中主師云

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  
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  
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  
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三開茅屋從  
來住道林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芽豔不相關  
襄川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為業而居  
士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言  
復與丹霞禪師為友一日石頭問日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  
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  
事無別唯吾自偶誰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  
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日子  
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  
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參承經涉二載有偈  
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藥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  
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  
坐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坐主無對居曰某甲雖是俗人  
粗知信向坐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偈云無我復無  
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坐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分絕一  
纖塵我聞并信受捨是假名陳坐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  
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  
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鄧肆閭巷初住  
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渡籬令靈唱之以  
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  
是賢聖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居士將

日已中尚合

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旦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  
蝕也居士山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  
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  
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邪譯名矣有詩偈  
三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釋氏系譜  
廣嚴神道







